

花山文库



特区，有这么一间小屋

莫少云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· 花山文库 ·

特区，有这么一间小屋

莫少云

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特区，~~不~~这么一间小屋

聂少荪

广西民~~族~~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扶绥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5印张 100千字

1992年1月/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册

ISBN 7-5333-392/1·343

定价：2.80元

目 录

有本事的人.....	(1)
乡村招贤启事.....	(4)
故乡风情录.....	(8)
朗朗铃声.....	(13)
彩色信息.....	(15)
诗情似火.....	(18)
竹韵清清.....	(21)
乡村花语.....	(24)
家乡，多了一颗星星.....	(28)
袅袅乡音.....	(32)
故乡来客.....	(37)
往事点点.....	(41)
瑶山广告.....	(50)
火把迎亲.....	(53)
月儿圆圆.....	(57)
侗寨风情画.....	(64)
漓江边的星星.....	(74)
缈缈雾桂林.....	(78)
火红的月季花.....	(83)
特区，有这么一间小屋.....	(87)
踏波放钩.....	(91)
芦荡鸟迹.....	(94)

珍珠闪亮·····	(96)
奇异的绿色世界·····	(99)
绿叶·····	(103)
花坪小览·····	(108)
乡村信息站·····	(112)
找单车·····	(115)
弹簧秤，晃一晃·····	(118)
(故乡月)·····	(121)
(韩祠幽思)·····	(126)
饗宴·····	(131)
(马房海鲜品尝记)·····	(134)
真假的忧虑·····	(137)
(北行“留言”)·····	(139)
“皇帝女”的诱惑力·····	(141)
食在洛阳真不同·····	(143)
G城奇遇·····	(146)
(商学初记)·····	(149)
小镇“超级市场”·····	(152)
后记·····	(155)

有本事的人

在世间生存的万物，无不在时间、空间占个位置，也无不有使自己生存发展的本事。树向阳，鸟垒窝，兔打窟，蛇钻洞，蚁筑巢，蚕吐丝，蜂酿蜜……都是它们的本事。

我在这里想说的，是人，是有意志，有主观能动性的人，也就是有完成自己那份工作的本事的人。由于工作关系，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人。

有一次，我坐火车到深圳去。我对面坐着一个中年旅客，他听着隆隆的机声，一会说：“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六十公里。”一会说：“现在是八十公里。”我感到奇怪，他身边也没什么仪器，怎么知道火车的速度？我问他，他笑了笑说：“听出来的呀！”火车走了一段，他突然有点儿焦躁不安，说：“坐稳，当心！”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。但不一会儿，火车果然急骤地晃动了一下，轰隆隆地又向前开了。我好奇地问他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他淡淡地说：“刚才我听见列车发出的声音不对啊！”又是一个“听！”在后来的交谈中，我才知道他是铁路部门的一位技术员，他能从火车发出的声音里，知道列车运行的情况。我佩服地称赞道：“你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！”

也就在这次出访中，我来到边防某检查站。一天，我跟随检查员老李，看他检查出口旅客的行李。有一个旅客想必是常客，他的东西比别人的少，除了一个提袋，就是一个网兜，

网兜内是一把菜心，五六个桔子。东西检查得差不多了，那人正在收拾，老李最后把旅客的桔子拿了过来，一个一个地看。后来他对着一个带疤的桔子仔细端详起来。我想：还不是普通的桔子吗？有什么检查的呢！谁知，他就是从这一个带疤的桔子看出了问题——桔子呈“长”着几粒珍贵的珠宝！（这是那个藏珠宝的人，在桔子未成熟时就放进果子里去的。）（老李检查时发现那位旅客的桔子大都是光洁的，唯有这一个有疤，于是，他仔细观察旅客的神态，终于发现了问题。我不禁对老李表示佩服，心头说：“他真有本事长了，一双‘透视’的眼！”

还是在深圳，我遇到了第三个有本事的人。这就是边区某高山哨所的一位姓肖的哨所所长。他在一九六六年上山哨所，十多年来，年年圆满完成任务，被立为标兵！听说这个哨所，经常是云雾缭绕，一年四季难得几个晴朗天气。我想：在这里执勤的战士是怎么工作的呢？我来到这高山哨所，向肖所长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他笑了笑，要我一同去站一班岗。我高兴地去了。站在哨位上，四周都是蒙蒙白雾，十米外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怎么观察呀！我真有点着急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小声对我说：“听到了吗？对面来了飞机！”我仔细听着，却啥也没听见。接着，他又说：“是‘小无花果’飞机，这是对方巡逻用的，上面坐两个人。”这时，他立即把情况用电话报告了上级。一直到他把情况处理完之后，我才听到了一阵细细的机声，不一会，又没有了。我问肖所长：“你是怎么发现对方飞机的呢？”肖所长爽快地回答：“靠观察，也靠听。”我心想，为啥我没有发现呢？我不由得对肖所长的本事暗暗赞叹起来：“真是祖国的‘千里眼’、‘顺风耳’呀！”

象这样的有本事的人，在我们国家许许多多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有多少啊！如，售货员有“一抓准”、“一刀准”

的本事，收款员有“一口清”的本事，篮球运动员有“一投准”的本事，相声演员有逗听众笑的本事，战士有枪响十环的本事，种花的有使花早开、迟开的本事……等等，这些都是值得人们尊敬、敬佩的人，值得赞扬的人。

当然，在现实社会中，并不是每个有工作的人，都是有本事的，称职的。就我所见，略举几例：其一，有这么个文艺创作室，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不写作的“创作员”，每月只到办公室领领钱，交交党费而已；其二，有这么个技术员，已在其厂干了数年，他却连张图纸都看不懂；其三，有这么个文艺工作的领导人，她连什么话剧、歌剧、小调等都分不清，却四出审查节目，结果尽说些外行话，弄得下面的人啼笑皆非；其四，有这么个单位，在职干部真正懂行的不足三分之一；农业局正副局长中有一半人分不清棉蚜、瓢虫、粘虫等十种常见的昆虫；电力局长居然把普通照明电压说成是一万伏特。如此等等……

我们的“四化”建设，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，需要充满信心，更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完成任务的本事；混饭吃不行，慢慢来也是不行的了。长期来，不少人以“大老粗”，“外行”为荣，不是有那么一幅漫画么，画上的是一个人的三个时期：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三个时期说的却是同一句话：“我是外行！”漫画看来令人发笑，想来却实在可悲！

近年来，我们在街头、工厂、学校经常看到这样的大幅标语：“你为‘四化’做了什么？”这是多么叫人深省的发问呀！我们每个人都不妨对自己提出：“我能为‘四化’做什么？”而且应该这么回答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“奋发图进，做一个有本事的人，为‘四化’做出自己的贡献。”

1980年

乡村招贤启事

我第一次到城郊花林公社是几年前，在那里，我看到了一幅新的农村画图，我还结识了一位敢于致富的“明白人”王河东书记。那时，三中全会精神刚贯彻，这个公社已开始致富起来了。他们除了农业以外，已注意发展工副业。全公社一下就出了五户“冒尖户”，年收入达到了万元！后来我回机关，事务纷繁，再没到花林去过。现在，花林变得怎样了呢？那个性格开朗、干劲十足的年轻的王书记又在考虑什么新计划，准备实现什么新目标了呢？我一直想回去看看。直到今天，我才得到机会，重到花林，看望我的老朋友王河东。

老王一见面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！我正愁找不到人帮这个忙呢！”

“帮忙？我可不会种田，也不会做生意啊！”我说。

“不要你当生产队长！你放心！”老王说着，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我问他帮什么忙，他却不说了。真没想到，一向直爽健谈的老王给我猜起谜来了。为了不强人所难，我换了话题，问他：“公社生产形势怎样？”他说：“你先看看墙上那张‘生产形势图’吧！”我一看，嗨！比几年前，又多了好几个社办工厂。真是面目一新呀！只是，那“果酱厂”、“食品

加工厂”、“修配厂”等栏目下，或多或少都划着红杠杠，写着“少×人”的字样。我感到奇怪，便问他：“几万人的公社，还愁找不到人吗？”

“你先跟我到外面走走！”老王带着我走出了公社办公室，来到社办工厂参观。先是糖厂，后是果脯厂、酱油厂、酒厂、蜂皇浆厂、食品厂……

每到一生产车间，我都看见有些机器停着，有些工作台闲着。越看，我脑瓜里的疑问就越大。这时，我忍不住问道：“为什么不多生产些呢？是销路不好吗？”

老王从口袋掏出一份与外地某单位签订的生产合同说：“你看看这个！”

我接过一看，原来是预定单，要求花林食品加工厂加工食品××吨！我高兴地说：“这可是一桩好买卖呀！”

“这只是一份定单，还有呢！”老王说着，叹了口气，“唉！难呀！”

“怎么难呢？别人愁没销路，你这儿有人上门定货，还难什么呢？”

“等会你就明白了。”老王还让我猜这个哑谜呢！说着，他把我带往花林的游览点，远近闻名的梅花寺。

这时，已是梅子初熟时节，路上，中外游客络绎不绝，红男绿女，笑语盈盈。踏上梅花寺前的石级，微风习习，芬芳阵阵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登上梅花寺骑楼，极目远眺，梅林一片，梅子淡黄，枝枝叶叶间似挂满了小小铜铃，很是好看。

“这真是游览胜地！”我情不自禁地说。

老王笑笑，又把我带进寺内，这里有些古迹，如海瑞的诗联，文天祥的诗句。几年前我来时看过，今天还是那样斑驳，一看就知道修缮还没开始，这对不远千里来游览的人来

说，不能说不是件憾事。我不由得对老王提起意见来：“你这位大书记，该抓抓文物保护呀！”

“你这个意见我早想到了。可你看，”他摊开双手，朝四周划了划，“这些都要人，要有知识、有文化的人呀！就说这古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它的价值吗？它是个中外闻名的旅游点呀！去年在赏梅时节，一天收门票就有四、五百元呢！可我们公社缺少这方面的人才呀！你看那两块海瑞诗联，早些年还有人拿去盖谷桶呢，他不懂嘛！”

从梅花寺出来，老王似有什么心事，低着头沉思。他在想什么呢？这几年来，花林公社从领导到社员，落实党的政策，放开手脚办事业，一跃而成了全省的富社。许多社员已成了“小康人家”。他这个党委书记该高兴呀，还有什么难处吗？刚才他说要我帮忙，到底帮什么忙呀？

“老王！你那个哑谜该揭底了吧？你到底要对我说什么呀？”路上，我问。

“哈哈！看你愁的！”老王高兴地笑起来了，“我忙你很容易帮。刚才我让你看看我们的工厂，梅花寺，我是要你心中有个底。不知你愿不愿‘下驾’，为我们农民服务？”

“你看看你，什么时候变得象老婆婆一般了？”我假装生气地说。

“好好。我说。我们想叫你写一份‘启事’！”

“启事？！什么启事？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你刚才都看到了，我们社办企业，还有队办企业，旅游业，都要大发展。我告诉你吧，我们社准备在1990年实现总产值翻两番！”

“哦！这就是你的新计划罗？”

老王微微一笑，说：“现在我们急需一批有文化、有知

识的人才，可一时又培养不了那么多……”

“你要招贤？”我打断了他的话。

“对罗对罗！”他高兴地说，“我们本社的劳力不够用啦！再说，要搞工业又要技术啦！我们急需的是技术人员！所以，我们想到写个启事，贴到城里去！”

“太好了！一大新闻：乡村进城招人！”我说着，轻轻给了他一拳，“你老兄绕了这么个大弯子，才给我谜底！”

“哈哈！”他又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“其实，这个‘启事’你们就可以写，何必……”

“看看！我说你不愿‘下驾’为我们……”

“不不！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我忙解释说，“你们不是有许多大学生吗？”

“哦！‘嗨！’我们有大学生不假，但他们是工程师，不是文学家呀！”老王说。

“那……好好让我写！”

回到公社招待所，我以兴奋的心情，根据王河东书记的要求，写了一篇特殊内容的文章：《乡村招贤启事》。我花了整天时间，去推敲那些对我来说从未用过的字句，直到自己满意了，才交给公社。

现在，时间过了一个月，不知花林公社的应招人员额满了没有？

1982年

故乡风情录

刚回到故乡，我就听到一则从未听过的新闻：我们乡设立了“农民文化奖”！多新鲜的事！

哥哥说：“这项奖是刘阿九叔设立的。”

“九叔？”我又吃惊了，“他家过去不是穷得连好裤子都没一条吗？”

“那是‘古经’罗！现在他富罗！”哥哥说，“去年他家纯收入就达二万三千元！这还只是个‘公开’的数字呢！”

在我的记忆中，九叔是个精灵人，村里人都叫他“精狗（九）”！但在过去搞“穷过渡”的日子里，他是年年辛苦，年年穷。这九叔，是怎样富起来的呢？

哥哥说，这几年，农村落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，“精狗”又开始活起来了。他先是买了些技术书来看，还天天收听电台的农科广播。奇怪的是，别人学了往往对不上号，他呢，硬是用上了。就说养兔吧，别人家的兔不是病就是死，他呢，一只只都是肥壮壮的。三年过去，九叔成了乡里的头等富户！

就在这时候，我们乡出了这条新闻——九叔每年拿出一千元作奖学金，分别奖励乡里考上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青少年！上初中的每人奖二十元，高中的五十元，大学的一百元！

听了哥哥的介绍，我真为九叔高兴。可在我的脑子里，怎么也难将九叔与这眼前的新鲜事——“农民文化奖”联系起来。

在我们这穷乡里，多少年来舞文弄墨的人就不多。九叔旧社会读过几年书，这方面，全乡就数他强。过去因为乡里生活太穷，九叔喜欢弄些神鬼的买卖，从中得些小利，帮补一下生活。我还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的往事——

那是个墟日。九叔在墟镇的一角，摆了个占卜小摊，替人卜算。他唾沫横飞地说什么“天罡照身灾病除，天门开主得大财”，说了半天，都没人买他的账。

我正觉得没趣，想走开时，忽听一个声音大叫起来：

“算命的！你别在这骗钱了……”

这一叫，周围的人吃了一惊。在人缝中，我看见大声说话的是个外乡人，他的衣着打扮都与我们不同。九叔听了他的话，反而笑着说：“这位兄弟！你算不算命倒无所谓，怎么好出口伤人？”

“那好，你给我算个命，算得准，我给你烧炮仗，送红洒！算得不对，我要砸你的摊！”

“好说，好说……”

这一下，观看的人顿时多了好几倍。一个个都瞪大了眼，象在看戏。九叔默默地看过外乡人的神色，手相，低着头，一下一下掐着指头暗算起来。过了一会，九叔说：

“兄弟！莫怪我直言，今天是你一生中第一个凶日，你不该离家外出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外乡人笑了。

可是，象变戏法，外乡人刚笑了一会，突然脸色大变，同时“哎哟哟”地叫起痛来，不一会，他痛得难熬，躺到地

上去了，嘴巴吐出白沫。吓得我直朝后退。

“大哥！大哥！我求你，指点指点……”外乡人哀求起来。

九叔开始有点不愿意地说：“兄弟是骗人的把戏！你另请高明吧！”

“哎呀！大哥！原谅兄弟无知！我给你下跪了！”他真的爬起来，给九叔跪下了。

九叔这才回了礼，说：“这倒不必！兄弟我法术不高，你这点小灾倒不难解除！”于是，来了一套鬼画符之类的把戏，让外乡人把一碗有符纸灰的水喝了下去。

这一切，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。没过五分钟，外乡人口中的白沫没有了，脸色也恢复正常了。他站起来，拜谢了九叔，还交了一元钱，拱拱手走了。

我在墟镇上玩了一阵，太阳落山后，我回家去。路过坟地时，发现九叔和那个被他算过命的外乡人坐在坟包后面。九叔说：“你今天配合得不错，收入也多。”外乡人说：“还不是你的‘魔术’表演得漂亮？”说完，二人都笑了起来。

开头，我莫名其妙地听着，慢慢地，我才想到，他们俩是串通好，在市集上“表演”骗人的！想到这，我对九叔很是厌恶。

这件事，虽已过了二十多年，岁月流逝，我早已把它忘却了。是哥哥的话，重新揭开了我的记忆画面。

同哥哥的谈话结束后，刘九叔的形象老在我脑海里回旋。过去的九叔与今天的九叔，我觉得总是很难联系起来。我真想马上去看看这位老人，看看他的家，他的责任田和兔群……

正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“叮冬锵！叮冬锵！”的单调锣鼓声。

谁家办什么喜事呢？

哥哥出门去了一会，回来对我说：“快去看！刘叔九给牛仔送奖学金呢！”我跟着跑了出去。

啊，那不是九叔吗？他手拿大红包，满面红光，双眼眯眯笑着，头发还是黑墨墨的，脸上的皱纹也似乎少了许多。他比我想象中的老人至少年轻了十岁！他领着几个学生组织的锣鼓队，和一群凑热闹的小孩，高高兴兴地走过来了。

“九叔！你好啊！”我冲过去，大声问候他。

“哦……是你，铁生呀？好久不见，你回家省亲来啦？有空到我家坐罗！”九叔朗朗地说，他的话语充满自豪感！

我点着头，也随着送奖学金的队伍朝牛仔家走去。原来牛仔考上了县重点高中，刚刚接到的通知，九叔知道后，立即送奖学金来了。前面响起了鞭炮声，我抬头一看，原来已到了牛仔家门口。牛仔已红着脸，双手把奖学金接过去了！这时，差不多全村的乡亲都来了。

一会，九叔说：“乡亲们！今天，我用奖学金奖励牛仔！我希望全乡的孩子都向他学习，努力掌握科学文化，将来为家乡更好地工作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考上初中、高中，甚至大学……”

他没说完，有人插进话来：“考进大学，奖学金能不能再增加？”

九叔听了，笑笑说：“真可惜，今年我们乡没有一个考上大学！看明年谁考中‘状元’，除奖学金，我每月再加十元学习生活补助！”

“好啊！”大家欢呼起来，气氛非常热烈。

我听着，浑身发热。我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了。看看家乡人们欢愉的笑脸，听着亲人们朗朗的话语，我感到：今天的故乡，天是那么蓝；风是那么柔和；景色是那么美啊……

1983年